

第二章 土楼分布与传播

永定土楼的类型,可以从技术形态和外观形态来区分。若从建筑技术形态来划分,可以分为早期的无石基土楼和后来的有石基土楼。而一般以其外观形态来区分。永定土楼的外形多种多样,但是,从土楼的平面形态和结构特征来划分,主要有方楼、五凤楼和圆楼三大类型。方楼遍布全县各乡村,而五凤楼集中分布在永定河流域较平坦开阔的盆地,圆楼则集中分布在东南部金丰流域的山区。

土楼的类型

方形土楼有一字形、口字形、回字形、日字形等正方或长方形状,另有凹字形、五角形、八角形、角楼等变异形状。一字形、口字形是最常见的建筑形式。

五凤楼也是方形土楼,其基本布局多数是“三堂两落”组合式的土楼建筑群。“五凤楼”这种名称,是形容府第式土楼的高大。高陂富岭的裕隆楼是五凤楼的典型,而抚市的永隆昌楼群规模最为庞大。

圆形土楼有单环、多环、片月形,围屋等,还有前圆后方或前后圆等变异形态。两环圆楼最常见。以八卦布局的承启楼、振成楼是圆形土楼的杰作。

永定土楼不论是方楼，还是圆楼，在建筑上都有其共同之处。建筑规模巨大，一般3层以上，是同一个家族生息繁衍的聚居地。用生土夯筑墙，作为围护结构，土墙与木构架共同为土楼的承重结构，内外出檐宽阔。沿墙内侧设置房间，以木构架内嵌土坯砖墙分隔，后期的土楼有夯山墙（俗称子墙）分隔房间的。一般在中轴线上设置大门和厅堂，为公共的空间。楼内天井与各家各户相连。楼内有公用的水井。底层外墙不开窗，或只开狭窄小窗，内向开直棂窗，以便采光。一层作厨房，二层作仓库，三层以上为卧室。厨房前的廊檐内置鸡鸭寮，滴水檐外有“泥坑”，前端是猪舍。楼外有横屋，设置学堂、武馆、苍房碓间或作坊等（有的大楼设在楼内）。牛栏、厕所等附属建筑设在楼外。

方楼、五凤楼、圆楼又各有其特点。

方形土楼的基本类型有两种，一是“一字形”的方楼，一是“口字形”的方楼。

一字形的方楼，平面为长方形，外形似碉楼，“堡”的身影隐约可见。楼的一面开门，进门是厅，厅的两边各有二到三个房间，各房间的门向着厅，一字形的土楼又称为“四门朝厅”（或“四架六”）式土楼。楼梯置于厅后，楼上各层结构相同，都有厅。房间以土墙分隔。楼内无天井，楼的前面一般有围墙。

口字形的方楼，又称为“四角楼”，它与北方四合院的建筑布局有类似之处。楼中的天井为开放性的空间。楼的四面高度相埒，也有后向建得比前面三向略高的。外墙为承重结构，内部用木构架分隔房间。二层以上为抬梁式内通廊结构。厅堂一般在中轴线后端，也有建于天井中间的。楼梯分设于楼的四个角间前面。

五凤楼是一字形方楼的扩展形式，形成“三堂两落”式的土楼建筑群。“三堂两落”的基本构造方式是以一字形楼的组合体为主

楼,主楼中轴线上的正楼(后楼)、中厅、前楼称为“三堂”。左右两边各建一座与主楼的层次相配套的横屋,两侧的横屋与三堂之间围成的空间为天井,合称为“两落”,为轴对称结构。楼的整体为前低后高,错落有致,富于变化。中厅又称为中堂,是家族的议事大厅,也是举行各种典礼的地方。楼前还有晒坪、池塘,楼后有花园、菜地等。五凤楼是方形土楼建筑的成熟形态。

圆形土楼又称为“圆寨”,如下洋霞村的永隆寨,这与其起源于“寨”有关。圆楼多为对称布局,楼梯通常均匀分布于左右两边,都是抬梁式内通廊结构。其基本类型也有两种,一是单环圆楼,一是多环圆楼。

单环圆楼,土墙内设置木构架的房间,中间为天井,一般较小,只有两三层。楼的大小视家族人口多少而定,人口多的,建得大些,人口少的,建得小巧玲珑。如古竹乡彭坑自然村的荣昌楼,12开间,2层,只住1户人家,这种袖珍式的小圆楼,堪称圆楼小别墅。

多环圆楼,规模宏大,结构复杂,既有整体的统一性,又有局部富于变化的灵活性。如有四环的承启楼,按易经八卦的布局形式建筑而成,内外四环由内而外契合伏羲太极图,是永定现存环数最多、最庞大、最完整、最具魅力的大圆楼。

土楼的分布

永定土楼遍布全县各个乡村。但就土楼的类型分布而言,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。汀江、永定河流域的土楼以方形的为主,圆土楼少见。金丰河流域的土楼方圆错杂,圆形土楼集中在这一区域内。而五凤楼则分布在永定河流域的高陂、坎市、抚市、湖雷、凤城

等乡镇。这种分布状况,与社会治安、经济能力以及地理条件、自然环境有关,由此而产生的不同形式的土楼建筑,体现出永定客家人建造土楼因时而异、因势造形的灵活性。同时,永定土楼建筑的差异也映照出了不同地域各个时期的经济变化,社会变迁,人口增损等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。

汀江、永定河流域,沿河的河谷盆地大多比较宽阔平坦,开发的历史比较长。唐大历四年(769年),陈剑接任汀州刺史,奏析龙岩县下堡(即今之湖雷)置上杭场,以理铁税。五代南唐保大十二年(954年),徙上杭场于艺梓堡(今高陂北山村)。北宋淳化五年(994年),升上杭场为上杭县,县治在艺梓堡。坎市、抚市、凤城、峰市、仙师等地也是历史上的商业重镇,经济开发较早,社会比较安定。这一带的民居建筑模式,由堡寨演变成早期的一字形的楼屋,再逐渐发展成为较大型的三堂两落等形式的方楼,如高陂富岭的裕隆楼,上洋的遗经楼,坎市的业兴楼,抚市的永隆昌楼群、永豪楼,湖雷的怀德楼,凤城的明谟第等。这些建楼主人或为官,或经商,经济实力比较雄厚。他们追求建筑结构的高大雄伟,以显示其煊赫的社会地位和势力;讲究内外造型丰富多彩,豪华壮观,以显示其巨大的财力。这类土楼中三堂两落对称布局的被称做“五凤楼”,且多冠以“大夫第”等名称。

金丰河流域,山高林密,重峦迭嶂,河谷盆地较狭窄,且地势较陡,东与属于闽南语系的平和、南靖相连,南与广东大埔交界,属于两省四县的边界地带。由于地处偏僻山区,开发较迟,野兽出没,匪盗侵扰,与邻近族群的摩擦等时有发生,统治者则鞭长莫及,居住在这一带的客家人,为了抵御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动荡的社会环境,选择了外部封闭、高大、坚固,内部通透、敞开、集中,便于聚族而居又具有较强防御功能的建筑模式,最初是四面相埒的口字形

方土楼,如奥杳的日应楼、高头的五云楼、大溪的镇江楼等。这种方楼又逐渐演变成为圆形土楼,而圆形土楼实现了聚居与防御功能的最佳结合。因此,最具特色的永定土楼——圆土楼大部分集中在金丰溪流域。

土楼的传播

永定土楼建筑技术的成熟,土楼功能的完备,土楼建筑模式不但在永定遍地开花,而且对永定周边地区的民居建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,尤其是与永定东南部相邻的南靖、平和等县,其民居建筑模式直接受永定土楼的影响,建起了大批的土楼。改革开放以后,永定土楼名声大振,土楼的建筑技术还传到了大洋彼岸。早期,永定土楼的传播主要有两种途径:一是迁入邻近县聚居的永定客家人建筑土楼,二是请永定的工匠建造土楼。当代,则有学习土楼建筑技术建筑起来的土楼。

客家人在永定安居之后,随着人口的增长,又不断向外迁移。迁移到与永定交界的南靖县、平和县居住的客家人,由于自然环境、地理环境与永定极相似,土楼也随着客家人的足迹在这些地方生根。据方拥教授统计,南靖县有圆楼 210 座,主要分布在书洋、梅林、奎洋、船场等乡镇,其中有 150 座建在客家村落,居住着客家人;平和县的情况也大致相同,据新编《平和县志·文物名胜卷》中的统计,平和县现存 2~4 层的方楼、圆楼共约 280 座,以圆楼为多,集中在毗邻永定的芦溪、长乐、九峰等几个乡镇。长乐乡为纯客家人居住。

从姓氏的族谱中,我们可以发现客家人迁徙的足迹。居住在南靖、平和与永定相邻乡镇的客家人,他们的祖先大都是从永定搬

迁过去的。如居住在南靖县书洋乡石桥、曲江、河坑、塔下等村的张姓人，现在当地交流的语言都是客家话。据《南靖石桥开基祖张念三郎公派下族谱》记载，张念三郎出生在广东大埔县小青田心乡鹤子山庄，即现在永定县下洋镇赤树坪翁坑美加厝。明英宗正统八年(1443)，张念三郎走炉打铁来到石桥村。他为人忠厚诚恳，勤劳俭朴，得到村中陈五十郎的青睐，将女儿许配给他，便在石桥定居下来，成了石桥张姓的开基始祖。张念三郎生了三个儿子，长子留在石桥，次子迁到曲江开基，三子迁回鹤子山。此后，石桥及其附近的曲江、河坑、塔下等村成了张念三郎后裔的聚居地。以前，石桥张姓每年还要回祖地祭祖。

1995年修编的《永定张氏族谱》记载，永定县城关张氏宗祠内所设的36户牌位，其中承恩、永明两户有后裔繁衍到南靖梅林等地，万成户后裔繁衍到平和九峰等地。迁到别处定居的永定客家人，他们仍要追根溯源，回祖地城关的宗祠内立祖宗牌位。客家人长期的辗转迁徙，历经磨难，祖宗崇拜成为凝聚家族力量的精神依托。而在城关建立祖祠又有显示家族兴旺和声望地位的特殊意义，因此，到民国时期，永定城关共有99座祠堂，分属于39个姓氏。祠堂里的牌位为人口的迁徙留下了最为真实的资料。

除了上述的张姓外，有谱可查的还有几个姓氏迁徙情况，根据这些姓氏族谱可以追寻永定客家人迁播至邻近的南靖、平和县定居的历史。居住在南靖县书洋乡长教、梅林乡梅林等村的简姓人，则是从永定培丰的洪源村迁移过去的。永定洪源简姓始祖会益公于南宋乾道二年(1166)从河北范阳迁到福建上杭，其孙致德公迁入洪源定居。至会益公的九世孙德润公又于元末明初从洪源迁居书洋长教，其后裔聚居于长教、梅林等地。居住在梅林乡梅林的魏姓人，则是从永定古竹乡黄竹烟迁徙过去的。据古竹、梅林两地的

《魏姓族谱》记载，魏征的第十八代孙魏弥“因元季世乱，思石壁溪不可久居，携子徙居永定苦竹黄竹烟”。魏弥为黄竹烟魏姓始祖。魏弥生四子，其中一子(进兴)迁南靖梅林，一子(进旺)迁漳州。另外，平和大溪镇的江姓人，其上祖千五郎是永定高头江姓开基祖百八郎之长子，从高头迁到平和大溪，今平和、诏安两县江姓都是他的裔孙。另外，还有湖坑李姓迁南靖板寮、平和；岐岭蒲山陈姓族谱记载，世绍的长子六郎迁书洋乡五经户；下洋古洋陈姓有后裔迁平和芦溪；古竹溪口吕姓分支迁书洋等。书洋乡田螺坑四圆一方如花瓣状造型的土楼群，格外引人瞩目。居住在田螺坑的黄姓人，是奥杳黄姓第三代的一户人，因这里的田螺多，到此放牧鸭嬷而定居下来的。这些在族谱中都有明确的记载。

从永定迁往外地的客家人，尤其是靠近永定的南靖县书洋、梅林和平和县的长乐、芦溪、九峰等地，至今还讲客家话。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，由于交通落后，这些地方的客家人与永定祖地之间的交往仍十分密切，他们经常要到古竹、高头、湖坑、大溪、下洋等地的集市“赴圩”。另外，外迁的客家人保持了慎终追远的习俗，每年都要回祖地祭祀祖宗，这也是保持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密切的交往，也使文化习俗保持着紧密联系，居住楼屋的形式便是其中的一个方面，于是，永定土楼首先传播到了这些客家人居住的地方。毗邻永定的不说，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，闽北建瓯五通巷有座土楼叫“凤岗楼”，是一位定居在那里的永定条丝烟商人建造起来的，为了表明自己的祖籍，还取永定的别号“凤城”、“龙岗”中的一个字合为楼名！

人口的迁移是土楼传播的一个途径，永定土楼建筑技术的精湛也是土楼传播重要原因。

永定地处博平岭山区，素称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，尤其是东南

部,更是山多田少,平民百姓单靠扒土为食甚为艰难,因而许多人另谋生计,有人远渡重洋,向外发展,更多人则从师学艺,工匠终生。永定客家人中有“一样精,吃唔清”的俗语,意为精通一门手艺,生活就会有余裕。因而木匠、泥水、打铁、裁缝、铸锅、竹篾等各种手艺,永定都有能工巧匠,就连建造土楼的夯墙技术,也成了一项手艺,其技艺之高超,非外人所能及。

清朝乾隆、嘉庆以后,永定条丝烟的兴起,富了永定一方土地,随后便是大批雄伟壮观的土楼在永定拔地而起。大量建筑土楼,使得工匠更加众多,建筑技艺越发精湛。当地的活计有限,工匠们自然就流动到毗邻的南靖、平和等地寻找出路,一展身手。上文已经说到,永定客家人外迁,每年都要回祖籍地祭祀祖宗。他们看到永定处处屋宇连云,方圆错落有致的美丽景象,仰慕向往乃人之天性。祖地的工匠很多又是沾亲带故,彼此的需要使土楼首先在这些地方蔓延开来。故在南靖、平和县的客家人聚居的乡镇,自然就是土楼最为集中的地方,便在情理之中了。福建土楼申报世界遗产的申报点之一的南靖梅林坎下的怀远楼,建于清朝光绪年间,据建楼者之子简振来说,建楼的石匠是广东饶平人,而木匠、泥水、夯墙的师傅都是永定人。福建土楼申报世界遗产的申报点之一的南靖河坑村土楼群,其中有六七座圆楼建于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土墙都是高头高东村的江国强、江敦福等一夥师傅夯筑的。南靖县最大的圆楼书洋乡石桥村的顺裕楼,木匠师傅是永定高头高东村的江勤彪、江添兆父子,夯墙师傅全是永定高头人。因此,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陈志华教授主编的《中国古村落·石桥村》中写道:“本村没有石工和版筑工,建筑住宅通常是请永定专门的工匠班子。”(第132页)书洋乡板寮村的大圆楼,多为永定奥杏村的黄才基师傅(人称“阿茂师”)所建。龙岩适中镇的方楼群远近有名,据《适中

文史通讯》(第七期)记载,“适中大楼建筑师来自永定金丰,如肖姓,操木工而在适中定居”。另有一个事实,也可窥见永定建筑工匠众多之一斑:直至20世纪60年代,南靖县的建筑公司的副经理江万仙、江乃贤是永定高头人,公司的职工大部分是高头、古竹、湖坑等乡人,建筑师傅几乎清一色的永定人。

除了毗邻永定的乡村建造土楼外,南靖、平和县许多操闽南语的乡村也请永定的工匠建筑起了很多土楼。如在南靖的船场、奎洋、和溪、金山、龙山、马山、南坑,平和的大溪、高坑等乡镇,也由永定的建筑师傅建起了大量的土楼。古竹蛟塘村的苏裕美、苏先锦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南靖奎洋、和溪一带有名的大木师傅,洪坑村的林美文则是有名的泥水师傅,在金山、龙山、南坑等地建起了许多土楼。

此外,还有学习模仿永定土楼的建筑技术建起来的土楼。改革开放以后,永定土楼逐渐引起外部世界的关注。1985年11月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国际生土建筑学术研讨会。会后,出席会议的比利时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史蒂汉斯·安德列、日本建筑师福岛骏介、拉美生土建筑研究中心主席西尔维亚·马图克女士和副主席阿兰·海斯先生(马图克的丈夫)四人专程坐飞机到广州,接着乘专车径直到永定土楼参观。他们先后参观了高头高北村的承启楼、抚市社前村的土楼群和新民村的永隆昌群楼。马图克对抚市社前村的一堵10多米高的土楼残墙感到特别惊讶。她问翻译这堵残墙有多少年头了,当时陪同他们的廖德润老师告诉她,这堵墙就这样立着至少也有五六十年了,还告诉她,以前曾经发生过剧烈地震,但一座土楼也没有倒塌。马克图听了叹为观止。1990年,马图克夫妇再次来永定考察土楼,主要是学习土楼的建筑技术。在廖德润老师的帮助下,他们如愿以偿,还带了两袋

泥土回去研究，一袋是做新楼的墙土，一袋是倒塌的旧墙头泥土。他们回国后，“花了很长的时间”培训了一批夯墙建土楼的建筑工人，将土楼的建筑技术传到了秘鲁山区马卡村，建起了一座土楼式的学校。1993年7月23日，马卡村发生了一次4.8级地震，震中距该村仅10公里，震源深度也只有12公里，整个村庄都被破坏了，房屋几乎全部倒塌，死伤几十人，一座古老的巨大教堂也塌了下来，惟独那座用夯筑土墙方式建造的永定土楼式的学校，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害。当地的报纸立即报道了这个消息，马图克还写信将这一情况告诉廖德润老师。

永定土楼借助于改革开放，飞越烟波浩淼的太平洋，到南美洲的秘鲁落户，而且在地震中大显神通。